

墨怪

胡开文传奇

潘冠杰 著

墨 作書用墨，不知始自何時。莊子云，

「吮筆和墨」可知周時已然，不過製墨之

原料及方法不同於後世。墨字從黑從土，

是古代之墨當爲土石之色，用以作

書，易於辨識耳。至後漢始以

五代製墨最精，南唐後主召墨工奚庭珪



黃山書社

目 录

开卷闲言	1
第一章 为谋生离乡背井	5
辞亲友死别生离	
第二章 姚知县舞文弄墨	15
胡天注背纤集资	
第三章 王士和垂涎“采章”	22
胡天注出资盘店	
第四章 水晶葡萄定情意	34
内中酸甜两相知	
第五章 茶馆举座论长短	43
天注备礼折藩篱	
第六章 矢意逐客小失大	52
池水乍静生涟漪	
第七章 羽翎引荐求神刀	62
云崖观中得哑诗	
第八章 《墨苑》凝着伤心曲	76
唯有“墨郎”不解语	
第九章 心怀叵测设圈套	93
一身正气罢宴席	

第十章	逼债索款山压顶.....	103
	赠金赎据暗助力	
第十一章	借刀杀人枉费心.....	110
	沽名钓誉空欢喜	
第十二章	揭皇榜天注受辱.....	117
	失意人归途遇雨	
第十三章	租快马揭回官榜.....	132
	汪启茂一怒灭亲	
第十四章	花烛夜两情凄楚.....	144
	苍珮室应运而生	
第十五章	海阳桥收留义女.....	155
	取蛇胆又逢灾星	
第十六章	白髯翁施药除病.....	165
	夫妻情与日俱增	
第十七章	失贡墨萧墙祸起.....	177
	假人参露出隐情	
第十八章	避官府仓皇出走.....	187
	两代人两地相思	
第十九章	衣襟图饱沾血泪.....	197
	进曹府夤夜投书	
第二十章	扮轿夫私闯御园.....	210
	曹尚书家厅夜审	
第二十一章	接家书心潮起伏.....	224
	赎招牌芳园易主	
第二十二章	设妙计哑师得景.....	238
	咽苦水天注哭坟	

第二十三章	监斩官临刑易囚.....	257
	平冤狱贡墨回春	
终篇寄语.....		267
编后记.....		279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十四，往外一丢。

——民谣

开卷闲言

八岁那年，我入学启蒙了。大人们在我的书包里塞进笔墨纸砚，说这叫“文房四宝”，是供“描红”用的；还说，从今天起，我已算是“喝墨水”的人了。于是，我便和那笔、那纸、那墨、那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4年，祁门县发掘了一座宋代古墓葬。墓中其他陪葬品荡然无存，只有一锭“文辅”墨，浸在棺槨水中达七、八百年之久，依然完好无损，成了稀世的珍品。八十年代，这块“宋墨”又东渡日本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

墨，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从史料中得知，我们的国家是最先发明墨、使用墨的国家。墨，成了我们民族古老文明象征之一。但究竟是谁第一个发明墨的呢？

我曾带着这个问题参观了不少博物馆，有国家级的、省级的，也有地市一级的。我想从他们的藏品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有一次，我参观了一家“文房四宝”展览，讲解员的女高音，把我带到了久远的年代。

“传说，二千七百年前的远古。邢夷的妻子在溪边淘米，一块松炭漂进了她的洗米箩。粗心的妻子并没有发现这块松炭。

“邢夷从田里劳动归来，妻子端上一碗粥给他。那粥，黑乎乎的。邢夷火了。他没有吃完这碗黑粥，便将它泼在妻子的身上。妻子换下泼污的白衫拿到溪里去洗濯。她洗呀、搓呀、捶呀，可是，那花朵般的黑迹再也退不去。邢夷望着那花朵般的黑迹，入了迷。……

“想不到这一偶然发现，却成了墨的先驱。从那以后，经过邢夷夫妻不断摸索，反复实验，终于造出了人类史上第一锭米粥墨。”

这个从“文房四宝”展览会听来的故事，已在我头脑中滞留了很久。尽管它带有神话的色彩，可我总是不能把它忘掉。

1963年12月，适逢徽州胡开文墨厂建厂一百八十周年厂庆。作为报社的记者，我有幸采访了该厂的纪念活动。耳濡目染，我不仅看了老墨工的娴熟表演，听了许多有趣的介绍，还看了不少艺术价值极为珍贵的古老墨模。在墨品陈列室里，闪耀着一块熠熠生辉的金牌。那光泽，使我产生了遐想。

1881年，法国一家公司从南美洲哥伦比亚人手中取得了巴拿马运河开凿权。后来，因工程浩大，资金不足，这家公司宣告破产。一直觊觎这块肥肉的美国老板们，便从法国人手中买回了运河开凿权。他们花费巨资，历时11年，于1914年，才将巴拿马运河开通。

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可称得上是当时历史的一大奇迹。它不仅方便了商船的来往，也缩短了世界的航海距离。为庆祝这一

历史性的工程竣工，美国于1915年举办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会上，展出了世界各国的精华。标志东方文明的徽墨——“胡开文”精制的地球墨，在参展中以无与匹敌的优势，摘取了金牌！

面对这块金牌，当时我心荡神驰。一个朦朦胧胧的故事，便在我脑中孕育起来。但它究竟会发育成一个什么样的胚株，我不得而知，当然，也就无法勾勒出它未来的轮廓了。

前几年，一家电影厂要拍一部历史巨片，片中要再现北京圆明园的诸景镜头。

圆明园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历经康、乾两代方才建成。该园是皇家的冬宫，与承德避暑山庄（皇家的夏宫），同列为著名的御园。但不幸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掠尽园中珍宝，然后纵火焚毁了它而留下一堆废墟。至于当时圆明园中各景点是什么布局？什么模样？谁也说不清。据说，唯一可展示圆明园风貌的只有两幅油画，至今还藏在大英博物馆。

要将圆明园的景观摄入电影镜头，必须采集到圆明园的图景。美工师们不知从哪儿得知徽州胡开文墨厂就存有一套圆明园四十八景墨模。

是的，徽州胡开文墨厂确实珍藏着圆明园诸景的墨模。传说它是“胡开文”的创始人胡天注，历时多年、耗费巨资，承担着“私刻皇家园林”的罪名，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才刊刻而成的。1929年，屯溪一场大火，整条老街店铺全部化为灰烬。胡开文墨厂也未能幸免。墨工们在火中来不及抢救其他财产，独将店中的墨模投入院中水池，才使得该店历代墨模得以幸存。想不到其中的圆明园四十八景墨模，不仅成了历史的珍品，也成了圆明园历史的见证。

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对我，无疑是极有引力和兴味的。

也就在这时，1983年12月，徽州胡开文墨厂又迎来了二百周年纪念日。作为记者，我再一次涉足了胡开文墨厂。岁月蹉跎，二十年过去了。“胡开文”经过“文革”的灾难还是挺下来了！它的陈列橱窗里，不仅那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牌依然耀人眼目，而且还多了一块奖牌。这是该厂的超顶漆烟墨，获得了国家轻工部的奖励！

此情此景，勾起我无限思绪，于是，在我脑海中存留了二十多年的故事胚株忽然成长为一个故事的雏型——一对夫妇历尽磨难，锲而不舍，为乾隆皇帝造“苍珮室”贡墨的故事，在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之中被我捕捉住。

这就是我要写在《胡开文传奇》开卷前的闲言碎语。

第一章

为谋生离乡背井 辞亲友死别生离

爹爹哭了。

年幼的弟弟天赐还不懂事。他穿着开裆裤，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吸溜着鼻涕，痴痴呆呆地望着依依不舍的哥哥天注。他不知道兄弟之间即将分离，以为哥哥天注仍是到“上金山”去砍柴，晚上会挑着他个头还高的柴担回家来的。

可是，忙了一清早的爹爹一口饭也未咽下，他只看着天注吃，还特为他蒸了两个鸡蛋。弟弟天赐嘴馋，想吃。爹爹没往他的饭碗上舀，而把一只粗瓷汤匙插进蛋碗里，干枯的手指抖个不住，泼泼洒洒的，把一勺勺蛋花舀在天注的碗头上。就这，爹爹还怕天注没吃饱。

哥哥天注上路了。他为什么不带柴刀？不扛柴担？而只拎着个南瓜般大的小包裹呢？

爹爹哭得很伤心。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挂满了泪痕，好象有流不完的泪水。尽管乡间早年就有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儿子已年满十三，够得上“往外一丢”的年龄了，可他仍然舍不得放儿子走。山坞泥巴能养人，何苦非要到外面去混饭吃呢？但是家境贫困，使他终没有

顶住那首民谣给山里后生们安排的归宿，时下老天爷又使了淫威，一早，就是三年，连“上金山”的泉水都枯竭了。山田开着龟裂，粮食颗粒无收。山坞泥巴已养活不了儿子。爹爹没有抗住天命，终于放儿子走了。

爹爹的眼泉里流着汨汨的泪水。

要是“上金山”的泉水也有爹爹的泪水那样丰富该多好啊！十三岁的胡天注，脚步沉重，一步一回首，偷偷窥视着慈祥的爹爹，心酸地想着。

在爹爹送天注登程的这条乡间石径上，祖辈以来，有多少亲人送子外出？去开辟徽商的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路也是徽商踩出来的。他们在外赚了钱，又从这条路上归来，买田造屋，荣耀乡里，所以，山里人又把这条路视为“生财之路”。今天，爹爹没有给天注讲村里人外出如何发迹的故事，这个本分的老农民给儿子讲的却是上庄村的来历。

绩溪县上庄村与旌德、歙县搭界，地处偏僻，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全村一个“胡”字写到底。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大唐的宗室，历史上曾经煊赫过一时。他们本不姓胡，由于“安史之乱”，大唐宗室南逃，为避乱免祸，才改李姓为胡姓，在此埋名修生，繁衍后代。末了，爹爹又叮哼天注：“孩儿，我们的祖先李世民，是开国明君，他的江山是靠本事打出来的。作为他的子孙，不管到了哪儿，都要闯荡出一番事业来！”

爹爹的话象钉子，紧紧地铆在天注的心坎上。

虽说“徽商遍天下”、“无徽不成镇”。可是，徽商们还是有他们的既定路线的。他们多半是或南下湖广、或东进江浙、或北上京津、或西上巴蜀……。但胡天注这次没有因循这条线路，他要去的目的地是本府休宁县海阳镇。

离上庄不远的邻里旺川村，村里有个商人叫汪启茂，在休宁海阳镇开设了一爿“采章墨店”，因店中人手不济，最近捎信回来，想在本邑雇几个帮手。而这汪启茂的娘舅是上庄人，信息自然要传到上庄来。

胡天注有个砍柴的伙伴叫小顺。小顺的爹爹没有天注的爹爹那样“爱子心切”，他非常眼热那些外出发财的人家。他说：“家中少一口，仓里多一斗。”千方百计设法让小顺早点出去赚大钱。幸好这时汪启茂要添帮手，小顺爹得到这一信息，就托人为小顺说情。怎奈这小顺生性胆小，一个人不敢出远门。爹没法，又来求天注的爹，劝说他让天注陪小顺一道去。

就这样，胡天注揣着汪启茂娘舅的引荐信，哭别了爹爹和弟弟，和小顺一道登程了。

小顺和天注同年，也是十三岁。不同的是，天注的胆子却比小顺大得多。

有一次两人在“上金山”打柴，突然遇上一只老豹子。小顺吓得双腿打颤，一步也跑不动。

豹子向他们扑来。天注顺手把小顺推在一堵石壁后，自己也侧身躲过。那豹子竖起前爪，第二次扑向天注。天注已无法躲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注灵机一动，双手举起锋利的柴刀，就势往下一蹲，豹子从他头顶飞过，落在石壁旁再也没有起来。天注从惊骇中醒悟后，发现自己刀尖上有血迹。他镇定后爬起来，壮着胆子走到豹子身边一看，豹子的肚肠淌了一滩。原来，豹子已被他“开肠剖肚”了。

天注不但胆大机智，而且很有心地。他只上过三个月的私塾，墨水喝的并不多，可肚里“古古杂杂”的事却装得不少。上庄自古秀才多。他没事总爱到村里那些秀才的家中听“古

董”。因为他人生得壮实，且又勤学好问，秀才、夫子们也都非常钟爱他。

眼下，胡天注和小顺已爬上了离家三里之遥的葫芦岭。小顺脚步沉重了。从没离开过家的小顺，舍不得家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上庄好歹是生他养他的家呀！他坐在石墩上哭了。天注的眼角也一次次湿润。但他终于抑制住自己，泪水没有夺眶而出。小顺讲：“天注哥，我听大人们说：‘银七都、金八都，天下就数绩溪富’。既然我们八都上庄是金的，为什么非得离开它，要到生疏的外地去呢？”

上庄是不是金的？天注十三年来的活动天地只有上庄和“上金山”，他没法与外地比较。不过，座落在“上金山”下的上庄村，确有百灶千丁，有纵横交错的七十二条巷弄，那灰瓦粉墙、那栉比楼宇……以及那么多识书认字的老秀才。他和小顺都还是孩子。为什么到了他们这般年纪的人，就得去独自外出谋生？天注回答不了小顺子的提问。因为他理解不了内中的“底蕴”！

象一颗没熟透的果子，一旦从母树上摘下，过不了多久就会干瘪的。故乡，对人太有诱惑力了，人们总是把最美好的颂歌唱给她！总是让人舍不得离开她！见小顺这样眷恋故土，天注不知小顺会不会变成一颗干瘪的果子？

天注为小顺担着心思。

“小顺，你真不愿出门，就回去吧，好在只走三里路，比我俩到‘上金山’打柴走的路还要近！”

“不，我不敢回去。爹爹会打我的，说我是只没出息的守门狗。”小顺哭啼啼地说：“爹还说，三年大旱，收不到粮食。等到天落雨，田里有收成，爹才让我回家！”

也不知老天爷是给小顺制造回家的契机，还是有意考验这个胆小的孩子？这天，二人来到临溪附近，即将进入歙县县境，天空倏然变化，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老天爷象忏悔似的，巴不得还清三年来所欠的雨水债。

二人站在溪河木板桥头，淋得象两只落汤鸡。小木桥被洪水冲得直摇晃。双耳涛声雷动，山洪滚滚而来。他俩必须抢在山洪下来之前走过木板桥。

小顺瞅着一摇三晃的木桥，腿又打颤了。

“快，我扶你过桥，不能再磨蹭，耽搁过桥的时间！”天注催促小顺。说着，他去拖小顺。小顺拼命钩撕扯，死活不肯随天注过桥。他说落雨了，不打算外出。这样闹法，爹不会骂。天注左劝右劝，小顺硬是不过桥。

“既然这样，你回去吧，我只好一人过桥走了！”天注辞别小顺，一个人踏上木桥，急急向对岸走去。他的脚步刚踏上岸，上面一个洪峰压来，木桥便被卷走。他再看看站在对岸的小顺，早被山洪冲得无形无踪。

天注沿着河岸奔跑、哭泣、呼叫：“小顺！小顺……”

随着风吼、雨嘶，他的鞋子跑脱了，脚底板子流着血，一直追到浙江、练江，直至到了它与新安江的汇合口。望着滔滔而去的江水，再也没有见到小顺的踪迹……

幼年的胡天注，只身漂泊到了屯溪镇。一打听，此地离海阳镇只有三十里路程，他咬咬牙想一气赶到海阳，怎奈饥肠辘辘，浑身乏力，再也走不动了。

他身无分文，踟蹰在华山岭下。他又徜徉到老大桥下的十八家子客栈边，想讨点残羹剩饭充饥。他沿着店门来回一趟又一趟，终难吐出“乞讨”二字。

就在他饥饿难挨的时候，一位坐在木棚里的老翁向他发出了招呼：“我见你来来去去，是想吃饭吗？”

“想，老伯。我饿得很，只是，我付不起饭钱。”

老翁笑笑：“这粥是不卖钱的。你且进内食用！”

天注甚是诧异，说：“老伯，你莫骗我。大旱三年，粒米如金，那有卖饭不收钱的？”

老翁认真地：“你这娃娃，我为何要骗你？”说着，他盛起一碗米粥，递给天注。

天注又打量老翁一眼，见他毫无戏耍之意，才敢接粥在手。真是饥不择食，几口就将一碗米粥喝个精光。接着，老翁又为他添了两勺，他仍觉未饱，想再吃一点，老翁笑着摆摆手：“娃娃，委屈你了。‘僧多粥少’，下边还有饥民，这留下的要打发他们了！”

天注遭到拒绝，只得抹抹嘴放下碗筷。

老翁见天注衣衫褴褛，又饥饿难奈，顿生几分怜悯，便问道：“你小小年纪，为何一人外出，不见随同大人相伴？”

天注见老翁生得心慈目善，象自己的爹爹。于是便将自己的家境及到海阳谋生的经历，一一说于老翁。老翁听后又多几分同情，遂将自己的一份饭食赠予天注食用。天注不食，老翁不悦，说：“我是饱汉知道饿汉饥。你且吃了！”

天注吃饱以后，再三恳求老翁留下姓名，以便日后相报。

老翁说：“日后相谢，你就谢戴老爷吧。这饭食系戴老爷施舍！”

天注讷讷地问：“戴老爷？他家中一定很有钱？”

老翁又笑呵呵地摇摇头：“不，你应该说他很有学问。他每天在此仅施舍七份粥饭，足说明他不富裕。”

天注一惊：“老伯，你说的这人莫非是隆阜戴东源先生？”

老翁也惊讶了：“正是他。你小小年纪，又住绩溪山中，怎知东源其人？”

天注如实相告：“我是从村中老秀才口中得知。他们说，东源先生是徽州奇人！”

戴东源的确是徽州的奇人。天注对他早有仰慕之情。他听人说，东源和他一样，从小家境清贫，念不起书，靠在学馆窗外偷听先生讲课才启蒙。那个教书先生叫江慎修，他见东源每日必至窗外听课，甚是好奇，便问明缘由。当他得知东源家中清苦，读不起书，就解囊为他提供笔墨，免费授他课程。这才使东源有了学习机会。东源读书发奋，三十九岁考中举人，后来六次考进士，都没有考中。但此时他写的书，已在人们手中传读。

后来皇家编修《四库全书》，广征天下学子。东源也在征召之列。但他没有进士学品，又被刷退。幸好有徽州状元金榜、吴门学子惠栋举荐，乾隆皇帝才破格殿赐东源进士，使他有了用武之地。如今在京修编《四库全书》。尽管薪奉微薄，他仍不忘家乡父老，大灾之年施饭舍粥，拯救生灵。天注今天能在此有幸吃上他舍施的米粥，不觉对戴东源又增加几分崇敬。于是他在心中暗暗发奋，长大了，他也要做个戴东源那样的奇人！

这时天色渐晚，到海阳还有三十里路途，天注执意要走，速速赶到海阳。老翁见他年幼，且又孤身子影，路上多有虎豹出没，放心不下，又强留天注在棚中过夜。天注不再推辞，便留下过夜。晚上，二人在叙谈中，又使天注大吃一惊的是，这位老者竟是东源的恩师江慎修。他家住婺源县江湾，也是个大学问家。

一提江慎修这个名字，上庄村的老夫子们可说佩服得五体投地。江慎修尽管名声远播，却把仕途看得很淡然。他不愿做官，布衣一生。这对那些潦倒的秀才、学子，倒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他们都把江郎奉为“清高的楷模”。

乡间传闻更多的是江慎修的智慧。据说，有一年屯溪华山岭逢庙会，闲居江湾家中的江慎修想请东源过门一叙，便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往屯溪，叮咛要亲手交给东源本人。这位送信人不认识戴东源，便问如何寻得？

江慎修笑笑：“这个不难。当你走到屯溪老桥时，便会遇到东源先生身穿长衫、手拿雨伞，向你迎面走来。你不用问姓名，只管放心将信函交予他便可！”

江湾离屯溪有百里山路，如何能在老桥相遇？且连日天气晴朗，东源先生又拿雨伞做什么？送信人怀着疑问，也想试试这位“活神仙”的根底，就揣信上路了。

第二天，送信人来到屯溪老桥上，果真有位青年人身穿长衫、手拿雨伞，从华山岭庙会看罢热闹，经过老桥往隆阜家中走去。

送信人大为惊奇，把信交给青年人。

见青年人聚精会神看信，送信人忍耐不住地问：“你便是东源先生？”

青年人笑道：“我不是东源，怎能私拆东源信札？”

送信人暗暗吃惊了。但他始终不解疑窦。问道：“今日并未落雨，你为何挟着雨伞？”

东源指指天空，说：“雨出阴天。你不见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江先生过从甚密，他知道我的习惯，阴天出门，必备雨具！”

“他远在百里之遥，又如何算得我俩会在老桥相遇？”送信人又提出了疑问。

东源冥思一会儿，说：“江先生超人之处正在这。他知道我是定要逛庙会的。且平时他是一定了解你的走路速度。他算定，当你来到屯溪老桥时，正是庙会散场，我要经过老桥回家！”

送信人对江慎修十分地叹服了。

幼小的胡天注，在异地他乡，能遇上这位神奇的江慎修，心中不知有多高兴。多天劳累顿消，凝重的眼皮也已展开，全无一点睡意。他说：“我敬重东源先生，也敬重你。你是东源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说后，便跪下磕了三个头。

江慎修急忙扶起天注，说：“我已到了入土之年，能帮你什么忙呵？”

“江先生，你这么有学问，早年为什么不去做官呢？”天注十分不能理解地问。

天注的话音未落，江慎修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近似颠狂。“我江郎是人，不是神。我也有七情六欲，象所有的学子一样，我也觊觎过仕途，憧憬过花翎。可是，连考几科，终是屡屡败北、名落孙山。直到胸前胡子一大把，我才打消了仕途的欲念，闲居村野，打发余生！”

原来是这样。听了江老先生怀才不遇的一番感慨，天注缄默无语。

大概是老翁对自己的一生无限惆怅，片刻之后，竟伏案啜泣起来。

眼下，天注不知如何安慰这位不幸的老人。尽管他还不能完全领会老翁话中深层的内涵，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这就是人生之艰难，社会之复杂。他又联想到自己，这趟海阳之行，